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厥榮

篁墩文集卷二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序

贈刑科給事中呂君使安南序

聖天子既嗣統改元遣使班恩四方而安南素稱文物不與諸夷等詔禮部上文學侍從之臣可使者於是刑科給事中新昌呂君丕文實副翰林侍講安成劉君景元賜一品服以行陛辭之日或諗於予曰安南境越裳

古南交之地雖世有文采足飾其國之遠陋而其人實狡焉弗恭阻海為險每偵中國之政為向背當周之盛也重譯獻白雉而宋之中葉則大入作露布以聲青苗助役之罪其所以為向背者類如此使其國者不亦難乎予曰不然偵之而為向背者雖出於狡焉之戎心然以德則服以虐則叛固夫人所同也安南之為國在我朝最先内附至文考章聖以義滅之而以仁復之今百年矣懷德畏威之餘雖有戎心無自而啓矧今天子初

政拔去讒冡登崇俊良誅異端屏婦寺而放斥貨利之臣虚心聽納以圖治功不底於堯舜之盛不已也慶澤之敷刑書之布如風行雷厲兩浹旬而遍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舉手加額思自放于太平之域而况交人之善於偵事者哉吾知其有仰于聖德也深矣計天使之下臨也有日拜跽顛伏思傾其忠順之心以藉達于九重之聽也審矣然則吕君於使事之成也何有君通經學古舉進士而官瑣闥之間以端謹直諒聞更化之際數

與同列進讜言以定國是固有大於此者將屬之君而況宣命下國哉予獨聞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言為使者非詢訪不足以副上命也君自北而南跋涉萬里所過郡縣不下數十百民情苦樂吏治緩急與其人之賢不肖皆目擊而非耳聞者比歸而告於上弛張之進黜之豈不益有裨於新政而為使華之重也哉於是君同寅長洲陳君玉汝廣陽趙君良度醵以餞君而請予序其事以贈

奉贈南京吏部尚書王公序

聖天子嗣統未兩月首從廷議進户部侍郎毘陵王公為尚書蒞任南京去未三月復有詔進吏部皆異恩也然猶有嘖嘖于旁者曰王公當景帝初舉第一甲進士入翰林歷英宗憲考為太史為宫僚為學士祭酒卿佐于兩京幾四十年負衆望而簡列聖之心久矣被名入朝柄用漸隆士方以為慰乃今一再有南京之命何居予曰不然我高廟定鼎於南文皇徙都於北皆據形勝

臨四方為萬世計勢均體敵不可以重輕而南京王業所基也自高廟準周制升六卿罷丞相之官而尚書政本所自出也矧吏部六卿之首在周為太宰掌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周公之任也而周公則嘗分陜矣聖天子所以用公之意不出于此乎人固嘖嘖於公而公未始不乾乾焉求所以稱上之眷任者矣上之嗣統也登英俊放憸衺而聽納忠言斥玩好屏異端嚴宮府之禁者不少假求治之心若飢渴然懷憂國致主之誠者無不

感說思自効而公碩學高文卓乎不茍必思起古人而與之上下其論議赫然儒宗也諳練當世之務而宏才遠識足以濟其用非嘗試以取倖一朝者比隱然吏師也則所以幹政本振士風以比迹周公而仰成聖天子弘治之意公能不中分其責哉公豈若唐東都宋西京之諸老以自暇自逸為得者哉户部尚書襄城李公侍郎南海李公淮陽葉公惜公之南不得共政而又以首任異恩為公之榮請所以贈者予不佞承乏詞林實從

公後辱公之愛也深輙以是為說若夫聖天子念均勞之義徵夢卜之祥而引之以自輔且有日矣然不敢以之凟公也

半山亭後序

廬江丁君繼仁嘗卜居其縣治之西北一舍許黃銅山下又自其山之西南循麓而升二里許得平石一區兩山環其旁嘉木蔭其上雖盛夏亭午無暑氣磵水潺潺出堰中其聲鏘然若金石君顧而異之為亭焉據其勝

又上而抵其顛攢峯列巘爭奇競秀于遠近者應接不暇以至于漁舟樵彴之往來叢祠古刹鐘磬之隱響互答轉盼之間率有殊意葢攬之不能飫其清圖之不能盡其妙也君與客徜徉于亭或觴或詠往往抵日之夕而忘歸焉因題其楣曰半山志其地也又副題之曰盛世逸樂志其遊之所從得也君之子鉷嘗居京師以告搢紳士搢紳士聞而嘉予之得半山詩若干篇俾予序其後或疑宋丞相王臨川自號半山老人後世習稱之

而丁君之亭適與之同者予以為不然古幽人韻士之所以自喜者或觸景而得或會心而名是何必同也而又何必其不同邪彼臨川之學術相業固在所不論獨其罷歸築第蔣山卒無嗣以守至棄之寺蓋顯而為人之所訾議者是一半山也丁君生國家全盛之時以布衣而享山林之福無簪組之累有子如鉷足承其後而養其志蓋隱而為人之所稱詡者是一半山也亦何同之為嫌亦何必其不同之為隘又安知夫諸君子之詩

不遂傳於後世使此之或勝於彼者是誠有不可懸斷者矣予往歲奉詔歸省夜抵濠梁問前途所如往或請道定遠以趨巢縣或請道滁陽以趨江浦曉入定遠山中甚愛其有臨觀之美然非孔道無以給傳寓一宿返趨滁陽而定遠之山固往來于心也今觀丁君之為亭與鉄之所自叙則廬江之林壑誠佳勝矣安得一往登君之亭從其山中人坐磐石酌磵水而和小山叢桂之篇之為快乎予不及識丁君因吳地官彥華以識鉄知

君蓋幽貞博雅之士而鉷亦俊穎稱其為子且又與予同出南畿有鄉好焉故序之不辭

前御史劉君受封編修贈行序

士之出而仕也行與世忤則遠謫不辭事與心違則求歸不暇夫豈便其身之私圖哉不敢悖其所學故也君子知其然故於其遠謫也申救之於其有所託而去也留之夫豈有所私其人而為之地哉知得士之為難不敢不為公家計爾若劉君應乾之行予烏得不有感於

斯邪君巴人取成化巳丑進士今二十年矣中間嘗知餘姚麻城兩縣名入為監察御史奉璽書勾稽邊餉於湖湘出按山東以劾其長吏之貪縱者忤旨謫判鬱林州盖其循良之蹟激揚之風無愧其所學非便其身之私圖者也今天子嗣統澤霈四方詔量移言官之被謫者君進知新淦未獲命而奉表入賀得除自喜曰是亦足以有為矣第某有七十之母在去家萬里不得朝暮膝下乃更作縣以苟禄為便私計邪再上疏乞歸養不

許會君之子春舉第一甲進士為翰林編修用徽號思遂就其封以歸初君之就封也鄉人多沮之者曰若明於春秋之學高才遠識他日當有所樹立以見於世為閭人乃遽休焉毋乃太早計邪然計不可留也乃相與請贈言于予予固惜君之行者則為之言曰夫君之歸而承其親之懽也享其子之成也皆世之至願極樂而不可庶得者然君子獨不為公家計哉天下之大人才之衆豈以君一人加少而君則有所試矣以有所試之

人而去於羣賢彙進之時此予之所為有感與蜀多佳山水君方壯年奉親之暇日與故舊登眺飲燕自適于功名富貴之外固可與厲世之貪得冒進者則君之歸亦無愧其所學哉編修君清才妙器屹然一時其名位與日俱積所以為君之榮者將有大焉特於此乎肪之盖天之惜才祐善每昭昭乎事久論定之餘雖樸直者不可得而辭巧力者不可倖而致也

送邢揮使襲職還莅嚴州序

我朝著令凡武選則都督府引諸武臣子孫陛見請大將軍試其騎射稱比之能試已則兵部覈其世次勲庸具等威以聞惟時上御奉天門名兵部于黼座下面命之是日皇城門西東鼓樂喧闐導蔭襲者歸第儀從甚都道傍觀者嘖嘖歎賞以為紆青拖紫不勞而致報功之典之盛如此弘治紀元秋當武選昭勇將軍指揮使邢公子志尹預焉志尹世為畿内良鄉人其祖忠歷武功至京衛千戶以才畧出蒞嚴州守禦正統中從大將

討閫冠累進指揮使既老授其子尚義尚義早以俊秀被選為庠生折節師友謙恭若寒士博窮諸子史而邃於詩凡七上秋試弗偶也其治戎務蓋不勞而辦部使者每舉以勵人為稱首晚被薦總備倭之師于金鄉海寧諸衛以疾卒于軍志尹亦自諸生起無紈綺之習而習於庭訓有象賢濟美之志焉夫以朝廷歲武選凡六七一選不下數百人其受陰之榮雖同然克振前烈以不負報功之典者寡矣若志尹之先祖父子孫簪弁相

承恙有勲庸冊于天府而橐鞬之餘不忘俎豆庶幾說禮樂敦詩書慕古儒將之為則校諸當時求之同行尤可謂難矣然則志尹得受代之命以歸寧不惕然思自樹於功名之場以圖報國恩篤世忠使山城無宵警之嚴營屯享歲成之利以益大其聾龔綺之業而為其先人之光也哉予家新安每道出嚴州尚義必迎候觴詠之樂往往傾倒而嚴又有江山之勝古名蹟居多臨觀之餘志尹方以子弟在侍蓋與尚義別五六載而存

歿離合之感有不勝其慨於中者矣故因其鄉之仕於
朝者請言以贈兼致故人之私云

英國太夫人稱壽序

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之母太夫人吳氏世為吳郡人自其考君選侍晉邸生太夫人於太原明淑莊靜及笄而事太師定興忠烈王得古賢女奉君子之義雖不及事其舅河間忠武王然歲時奉祀執事唯謹生今太傅訓育兼隆不底于德器之成不已故今太傅奉慈

訓以周旋而不敢失簡知列聖進總六師陪廟謨領國史位冠元樞寵兼懿親識者謂河間王有孫定興王有子將足以昭前聞而名後世使天下知本兵之重四夷仰中國之尊非天祐世勲育秀毓靈不能有此而太夫人之功於是大矣然太傅之事太夫人左右備至雖壽已高而心豫體康比於壯者盖其揄揚閫德則有天語之褒厭飫炰烹則有宮膳之錫輝煌命服則有内帑之頒諸孫八人自勲衛欽錦衣千戶銘以下長者幼者皆

嶷然膝下如鸞鵠之停峙所謂稱其家者然太夫人不以貴而忘謙不以富而忘儉不以有所恃而忘教殆庶乎箕範之所謂好德閟宮之詩之所謂純嘏者其福又可謂盛矣然孰不以謂太夫人之功以太傅之賢益著而其壽以太傅之孝益臻可頌也而予竊有感焉維昔二王當文考南渡及英皇踐祚之時先後以忠聞天下夫忠人臣之大閑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然豈仁人志士之所願見哉天之祐之有由然已則今太傅之忠賢

誠孝與太夫人之盛福遐壽豈非其先王以身徇國之遺澤食其報而不能自已者乎夫其遺澤益長則太夫人之壽益增由兹而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頤之域享悠久盛大之福不替而益隆也可知矣矧今天子嗣統適國家太平極盛之時薄海向化邊圉益寧則太傅之所以圖養者益備肖子哲孫繼繼不匱而益培其忠孝之業垂之史編知我朝有世臣如是而太夫人名與之俱豈特張氏一家之盛而已哉歲之九月二日實太夫人

設帨之辰於是春秋七十有五矣史館諸君若大理寺副于君淵李君通鴻臚主簿胡君清光禄署正陸君華偕請予文道所以慶之者予久辱太傅知且善故書之而不以鄙樸辭焉

慶封翰林侍讀學士成齋李先生曁其配宜人徐氏序

憲考之二十三年祗上太母徽號禮成詔廷臣之有親者許貤封不拘于常令維時翰林侍讀學士李君世賢

之父成齋先生夫婦與焉暨明年上嗣統之八月綸命始頒凡在令者皆朝服拜受而出雲錦絢溢于街衢奎畫昭回于室堂無不感激二聖之誠孝下逮臣隣其輝赫若此於是成齋先生自翰林編修文林郎進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其配徐氏自孺人進宜人誥詞有敦德履仁讀書尚義及勤儉孝慈儀範閨壺之褒蓋嘉其行之成且克成其子云爾豈非盛典哉凡與學士君進士同年者樂君之有親歆豔企慕謂小子亦在榜下俾道所

以慶之意竊聞天下之事恒以善而成以不善而斁故易稱積善曰餘慶書稱作善曰降祥皆先民成説不可誣也李先生世居海虞以善聞其鄉以成榜其蔵修之所用自勗焉而又得慈賢靖淑之配若徐宜人者相成於内其致慶之與祥也固宜矧學士君清才妙器博學高文居法從甚久上重其舊學而進之俾長青坊侍經幃參國史爲柄用之漸推本泝源恩典有加而先生夫婦德善之素又足迓承焉實有如綸命之所襃者豈非

上得於易書之説而不負其齋之所以名者哉今先生壽七十有五宜人壽七十有一矣目其子之官成則其為善之心益力而體益康由七十以並躋於期頤之域受學士君之貤封益顯以上底於六卿三事之列歸然一鄉老成人使海虞之士觀先生夫婦之光榮益思以裕其後觀學士君之養志益思以顯其親成者法之而歉者愧焉且知夫致慶與祥者非有聖天子御極斂福而弘敷錫之仁則亦莫能自遂也然則學士君又烏可

不自力以助成皇德為志而求所以報稱哉記往時嘗為先生解成字之義請教於下執事盖二十年矣其說滋驗則令之所以致慶考成于先生者固當執筆而不可辭也

慶太僕丞方君序

鄒孟氏之言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盖觀人之法莫切于此夫士居而學出而仕也皆不可不以此宅心不以此宅心則一切以嵬瑣從事所立者不定所施

者不良而望其有為惡可得哉若吾友方君維新誠有可與者君始以戴氏之學當天順壬午舉于鄉謂功名可拾取也而君偃蹇不得意凡六上禮部未嘗少貶以徇人其學益邃行益篤當成化戊戌始第進士于廷其有為之志若此已而出知台之臨海畧以所藴施諸百里之間凡所謂興學劭農舉利鋤害者無一不具獨不能善事權貴人至以事動君而君泰然處毅然應卒銷其變焉臨海之民則仰君如慈母如良師有不可一日

去者台多聞人若今黃侍郎世顯謝侍講鳴治故陳方伯士賢皆稱道君不置口兩司之賢者報君之政亦必以廉幹為詞所謂有不為而後可有為者觀吾方君豈不較然出乎流輩者哉於是君政成被名有風憲之擢矣會拘于歲年而止論者必以部曹期之乃進補太僕丞或有所不滿焉予則以為是何足介介者哉士之居而學出而仕者固不以官內外秩崇卑為重輕特視吾所立與所施何如耳矧軍國重務莫甚於馬緩之則責

有所叢急之則民不堪命吾見太僕之難為而君之有所為者當復見於斯也雖然以太僕為歉於臺部者市見也夫太僕秩三品其丞必擇而後授入朝遇大事則服緋與省部大臣相鱗比而結銜居署則佐其卿据一堂之上有事相可否京府環衛之臣悉聽約束遇薦而升非大府之長則巨藩之佐等而上之則次卿或都憲可馴致而得焉其視臺部之屬分曹而署抱案而請言有所不得盡志有所不得伸則人之所願亦固有在此

而不在彼者哉吾又見太僕之尊且重而私為吾方君喜之也乃次其言與鄉人在京師者致之君以為慶亦非特桑梓之好而已君子將於是乎觀人焉

送辨上人詩序

方外友辨公居京師隆福寺十五年矣開館授徒以詩鳴叢林予每見其服弊衲行吟道間遇友人輒出詩稿囊中相倡和為樂暇日摘園蔬手葅之為食品味倍于常時分其餘以惠吾黨吾黨食必相顧大噱曰此辨公

菜邪其髙懐雅韻視世之紫衣玉食者漠然若將浼焉今年秋忽動歸興去主其故鄉頤浩寺告別於所還往得詩若干篇屬予序惟昔名僧之躭詩者若恵勤參寥皆號正眼法藏而六一眉山相與結翰墨縁于山水間上下其論議至今談者尚之若吾辯公殆將有慕于兩師而予之荒謭則豈足以副相託之意哉姑序而歸之

辯公號如海別號訥菴嘉禾人嘗住徑山

瓜祝倡和詩序

西涯李學士賓之家有蔬圃種絲瓜歲結實甚盛偶分以餽友人之未有子者取綿之義而祝以詩遣友人得男以瓜祝為驗自是凡未有子者必徯其餽石城李學士世賢遣未有子西涯餽而祝之一乳兩男由是益自神其瓜與詩詩出必要人和不肯但已士友間相傳為嘉話而石城之卷自西涯倡之和者數十其事在成化已亥庚子之間時予方抱憂居新安山中不與聞也癸卯之夏予還京師石城以序見屬未幾其兩男者失其

一予每撫卷為戚然久之石城復得男亦終未有以慰者又踰年予獲歸田屏居暇日乃盡讀諸君子之詩而撫掌曰有是哉絲瓜疏族之賤者倐然品題而使之貴則如獲拱璧人有子否何與于瓜而祝之孰不謂妄邪闃然附和而使之真則如合左契其初本出善謔推之世事則夫貴賤真妄之不常可以愕然驚䀼然喜者何限然烏特此哉蓮之為君子槿之為小人其於世教何與顧談者不敢廢則又何嘖嘖于瓜祝之有矧三百篇

出比興者過半瓜又綿詩所從出事固貴乎有徵云爾

然則斯卷之傳連類引喻雖擬諸古風人比興之遺響

將不可乎哉西涯才名滿天下經史之餘時出善謔最

醖藉一時名流多樂從之瓜祝其最雅者因序而歸之

石城

金坡稿序

昔者朱子謂歐陽公知政教出于一而不知道德文章

之不可二因筆之以詔學者真不易之論哉夫天下之

理一而已矣蘊之為道德發之為文章皆是物也而岐之則為異端為小技學非其學而不得罪孔子之門者幾希我高廟以聖武起南服滅前元還中國古帝王之政教于一旦列聖相承道化益隆士習益純以備自洪武以來鴻生碩儒後先相望而鏡川楊先生起近代文名滿天下而尤以道德為志功名富貴未嘗縈其心蓋先生世家四明自其大父棲芸先生得慈湖心學之傳至先生益大發之遂取高科入翰林三十餘年凡朝廷

稽古代言之事必與執筆有諷有規不為諱世取寵之作侍經幄則正言不諱總史事則直言無隱典文衡則因言考行收士最多而群從子弟得于家庭以經術發身掇魁元官侍從服金紫者六七人先生退食自公恬澹怡愉日以品題風月為樂不自知其身之在散地迫晚境也遇今天子登極恩始自學士進拜吏部侍郎於是年六十餘矣感上之知首進讜言屢騰辭牘上眷留之再三人以是知先生之文誠有志于道德而不苟為

空言者哉先生不鄙棄走每有所得輙以見示走實不足副先生之知而先生以其所著金坡稿若干卷俾序其首走得而讀之曰休哉是所謂文焉者乎其體裁不一一主于理不求合于時好蓋嘗僭評之其論政也首格君則可以位丞弼其論財也究民瘼則可以為計相其論兵也悉邊防則可以督元戎其論刑也務洗冤則可以當士師其論法也先去讒則可以總憲度誦其文而未識其人者必以為有魁梧不可狎之姿有懸幹不

可窮之辨有横逸不可羈之才而先生素多疾鶴立蒼髯山澤之臞若不勝衣靖默之性若不能言擇足而動務合繩矩若處子若韋布之士盖惟德之飽而以道爲腴故其所緼者深而粹所發者正而昌視世之規規于求工以爲伎者固霄壤之異哉今天子日勤聖學益明習天下事計當崇王道黜霸功使政教出于一如古帝王之盛而先生年益高德益卲位益尊其文之所發必蔚乎炳然于大制作大政令之間所謂道德文章之不

可二者行當見之又不但如茲稿所存者而已顧走方以庸猥見屏于時其言不為世重輕而先生命序不已然使異時讀者開卷之際謂走以無似而知頌先生之文若此德明才辨之士鄉仰歆慕從可知焉則雖不憖而序之可也先生所著别有諸經私鈔皆擴前賢所未發使及朱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將輔朱傳行世不在集中

東軒十事詩引

隆福徵起宗上人自號東軒列其日用起居之常為十事曰試香曰品茶曰勘書曰課詩曰臨帖曰鑒畫曰談碁曰理琴曰翫占曰製藥為賦詠之者甚盛然有疑上人為西方不立文字之教不宜如此多事者有因其事而為上人道其本色語以調之者予皆以為非也上人雖從釋氏學然博通儒書能文章尤長於詩視唐九僧宋契嵩惠勤之流志將與之下上則所謂十事之目者亦將發舒其閒曠自得之懷以愧夫世之沉酣於罷利

陷溺於葷飲聲色者耳吾黨或疑之或誚之豈知上人者哉上人與予往還為文字交深以不得予詩為歉顧予悟世網之不早為時所擯斥方有愧於上人烏能為之賦他日上人飛錫而南遍歷名勝得胥會於青山之中澄江之上相與話弛擔息肩之樂於掀髯一笑之頃或當為上人倚歌而和之此姑與之訂約弘治二年已酉春二月望歸田學士程敏政書於潞河旅次

篠貞堂序

予每過鎮江輙聞人道喜節婦事心識之而莫與究其詳者節婦子春以儒為醫間因其所善識予始克知而為之賛久之春奉其郡人丁易洞所立傳楊石淙所為褒貞堂記附以諸君子詩致書一通請序之而傳焉未有所復也會予蒙恩去歸其鄉道出鎮江春復以請則知節婦已去世而旌門之典亦垂下矣嗚呼盖棺事定而况其行之焯焯不可掩焉者乎共姜之節風於詩人列女之名傳於劉向中古以来君子言壼事者誦法焉

良以治化之成必自家始好德之心夫人所同非盡出彌文以夸世也若喜節婦事班之乎一鄉求之乎一時又豈多得哉諸君子詠而傳之誠懼其名跡之或湮而世莫與為善者雖間有所藉以副仁人孝子之心然實有聞其風而激烈奮興為之執筆不能自已者矣閭里有所倡而上其事以為異郡縣有所感而覈其行以為實上之人有所憑而旌其門以為難吾以是知節婦之烈足以自昭其德而諸君子之言出於一時所謂好

德者固不可少也雖然推節婦之平生而考其心亦不過盡在已者耳豈有所要譽規利而為之顧天之報施炳焉不爽予之子以興其家予之名以華其躬與之全歸以完其節視彼行污而名隨之雖或富有子且壽弗齒於人乃與草木同盡則天所以厚節婦而為世勸亦昭昭矣諸君子之言於是益驗序而傳之豈獨繫其一家之私也哉節婦姓法氏鎮江丹徒人其先徙自大名為處士用寛之女蚤有至性隣弗戒於火節婦方樓居

幾不免有宋伯姬之貞長適郡名士喜一華不及其舅畢力事其姑有柳家婦之孝歸喜僅四閲歲而夫死當是時春方逥歲含悲茹苦卒底於成有曹令女之節春嘗得遺金以奉節婦節婦亟命物色還之有崔氏母之介盖其羣行多可稱述類此而獨以節名舉其重也祿貞名堂亦此意而丁楊兩君愼許可其言當必有徵焉故予不復致詳一堂事而獨取其大者書之為序

謝令君張公禱雨活民序

弘治己酉夏六月不雨稻之旱者将敗而不實晚者将萎而不秀低田戽塘水以蘇旦暮而塘以涸高田龜拆将遂不可以復拯米價翔踴物色憔悴民老穉告急於令君張公張公曰噫是誠在我於是合僚屬進吏民以是月十九日悉齋於公禁市中勿殺以斆和氣禱於山川之神不雨則又褫衣免冠徒跣行禱以示罪已越翼日雨又越翼日大雨霶霈不止遠近霑足旱稻遂登晚稻勃興塘水溢增米價斗落如戰北而勝如病危而生

耆民金希傑等相與慶曰惟聖天子錫賢侯以福吾民上天假賢侯之誠以活吾民不可不知也請頌令君之德而責之予予方蒙恩被放還里中蓋有耕鑿之役於令君之野亦方以旱為憂乃更以雨為慰則為之言曰天人之際雖若懸絶然所以感通之則有道焉不越乎心而已心仁則天為之昭假予之以福心酷則天為之震怒畀之以盭必然之理也前代之為令者何如其人哉固有因旱而卧積薪欲自焚以捄民饑者矣亦有指

庭樹葉未枯而㫖告旱者矣此其心之所存仁酷之異何啻霄壤乃謂神理有靈否民心有愛憎或怨天而尤人豈不過哉若張公之所以假神感民豈獨一時修省之誠而已盖其平日之心思以仁民為治本求不負其所學故其誠之所致在天為甘霖在地為嘉穀在人為豐年如執左符不約而同吾以是知天人之際可畏如此而頌聲不作其何以昭令君之功而為長民者之勸哉張公名錞字汝器定州人起名進士為休寧予不及

其初政暨南歸而歳無麥民以饑告公親發廪以貸貧者走四鄉冒大暑廢常餐或篝燈呼名至夜分不倦惟恐畸人寡婦病翁弱子有一之失所饑民懽呼如得慈父而公又勤於職務日不暇給方未雨之前憂不及視政既雨之後常一日省遣八十餘事皆予所目睹者間嘗推其所學授諸生經親督教之當賔興之期士之就試南都者作興尤力盖其教養兼舉政刑兩優當為一時州縣巨擘循良之旌臺憲之徵可屈指也故因禱雨

一事而並著之以為異日去思之張本云

林泉養浩詩序

吾友汪思恭氏將壽其親家程景厚氏廼為長卷題曰林泉養浩乞諸名人詩之而屬予言其故於首予久未之應也夫予與思恭景厚皆夙相好者顧豈有所靳其說哉殆亦有不可易言者矣夫林泉士之適乎其外者養浩士之充乎其中者有所適乎其外則官府之尊市廛之富不足擬之有所充乎其中則聲色之美口體之

甘不足動之凡此皆世所不能及所不敢當者今取而歸之一人是豈可易言哉既而思之事固有不可執一論者夫以聖歸之人則孰不為之駭視而却走邪然能吟者謂之詩聖能書者謂之草聖能飲者謂之酒聖則聖亦有時而可以歸之人矣景厚為人豐幹而偉髯敦實而謙虛雖處闤闠之間其所適者往往有林壑之勝所謂充其中者雖未敢擬諸孟氏之云然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其所有者將不得比於詩聖草聖酒

聖者之所謂聖哉吾聞景厚明年壽六十矣思恭以是為之貺其諸異乎人之所為慶頌者歟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進德修業之心不以老而衰也于于而行兢兢而言雍雍而處年與德俱業與時昇安知景厚之不有所進於浩浩者歟或者疑思恭厚於所親予以為不然士初昏用大夫墨車奠鴈之禮士入學歌宵雅鹿鳴四牡皇華之詩蓋古之人忠厚類多以遠大期諸人也思恭之意何以異此矧詩人於魯公祝之者旻而比

之乎岡陵豈真岡陵哉欲其介壽而昭其德者也思恭於景厚擬之山林而期之乎養浩非欲其進德而致諸壽者歟程汪徽舊家予皆嘗序其譜故於二氏家世之詳不復贅特誦其詩而序之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於書者可攷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說惑於門人記録之手而不取正於朱子親

筆之書耶以今攷之志同道合之語著於奠文反身入
德之言見於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為
巳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
敬服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蔕
異同之嫌茲其為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齋居
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鵞湖三詩鈔為二卷用著
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
及於陸子者釐為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

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於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於南軒東萊之右顧不攷者斥之為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以為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録亦不暇録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而藏之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書

水晶宫客詩引

吾邑汪君廷器自號水晶宫客客多遺之詩者間持視予予觀諸詩人之意大率以為吳興苕霅二水之勝聞天下宋楊次公登明月樓賦詩有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之句吳興以此得名至元趙魏公居吳興又自號水晶宫道人鎸之印章廷器以嘗客於斯也亦因以自名焉然予考之水晶宫無所見獨唐逸史謂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鑪中若夢然第覺其身

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曰此水晶宮也其説出乎怪誕然唐人習言之疑宋元人所謂水晶宮者當本於此則因以詰廷器曰世之人以幻為真而或啟妄者之慕倡隘者之爭子知之乎盧相之事如此魏公之號如彼安知不有僧孺之紀安石之墩啟而倡之或慕焉或爭焉真幻相尋於無窮而子之所謂水晶宮者將得為已有乎將不得為已有乎廷器曰不然盧相所見者碧霄之上吾所遊者罨畫之間吾豈若僧

孺之所謂慕者矧魏公於吳興為世家吾於吳興為旅寓亦非若安石之所謂爭者且人之生也蘧廬天地瞬息古今亦孰非客哉古之人固有居異鄉而自號曰蜀山友先正而自題曰陶菴者矣吾客吳興而曰水晶宫客獨不可乎予為之撫掌曰達哉子之志可以語矣因讀其詩而序之廷器名鎰喜書史雖間出遊江湖有鴟夷子皮之風遇文人韻士鑒別古法書名畫觴詠竟日惟恐失之蓋其情致清灑足稱其名非盡出於好事之

舉也

新安送别詩序

臨川曹璉宗器以星命之學遊新安三十年矣其為人內慧而外樸有林野之風其為學兼通諸家如詞翰之類亦時能出其長與名士角以故新安名世家多延致之而與吾汉口宗人用光尤厚善一日謂用光曰子之宗彥學士公運將晦而不佳急為歸計庶其免夫聞者率咎之曰公方嚮用於時而獨為此語是不宜聽然用

光雅重宗器即具書勸予省人事謝應酬并以宗器之說聞書未達予果得咎荷天子聖明不加竄殛畀去歸其鄉出城三日得書則為之憮然曰中古以來貢諛以內交聞佞而自詡有如用光宗器為人謀而忠者豈可多得哉因賦一詩志喜以報用光然猶以未識宗器為歉既抵家宗器來見予於南山與之語諒其為有識之士而用光之能審交也宗器將歸臨川以詩贈予謂且有後福噫吾方求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事樵牧以畢餘

生尤懼側目者未已而予乃云云吾懼予之言將不驗於異時并其前之驗者而棄之乎因述其語以為行卷序宗器將有味於予言

梁園賞花詩引

京師養花人聯住小城南古遼城之麓其中最盛曰梁氏園園之牡丹芍藥幾十畆每花時雲錦布地香苒苒聞里餘論者疑與古洛中無異成化戊子春夏交予以詩約同寅汪伯諧彭敷五倪舜咨李賔之宋爾章五太

史及同年張汝弼駕部倡為兹遊是日諸君子以予詩分韻各當四章而飲宴歌呼相與竟日故詩或成或不成或半成既歸久之而詩寀卒不能了也癸巳之夏再往遊焉會者同年商懋衡陸廉伯李世賢三太史章元鍌張天瑞二給事復以向所零韻各分四章而詩之所得畧如戊子盖更兩會卷弗克成豈景物之都未易以盡而亦出於休沐之隙奪於匆遽之餘將為樂不暇故莫能役志於斯耶弘治戊申冬予被放還江南束裝而

得是卷念當時遊者惟伯諧舜咨賔之廉伯世賢五人者在而天瑞出佐外藩敷五汝弼爾章懋衡元鎰皆已作土中人感歎久之輙請五人者或重書或補作而向之卷始成盖自戊子至戊申俯仰二十一年矣辛亥之夏山居病起因命童子曝書册緒閲之際此卷在焉追想帝都風物之美與一時朋遊之盛不可復得而予之去國又三年矣撫流光之易邁歎佳會之不常序而藏之姑紀嵗月云爾是嵗五月二十有一日留睙道人程

敏政克勤書於水南山房

竹洲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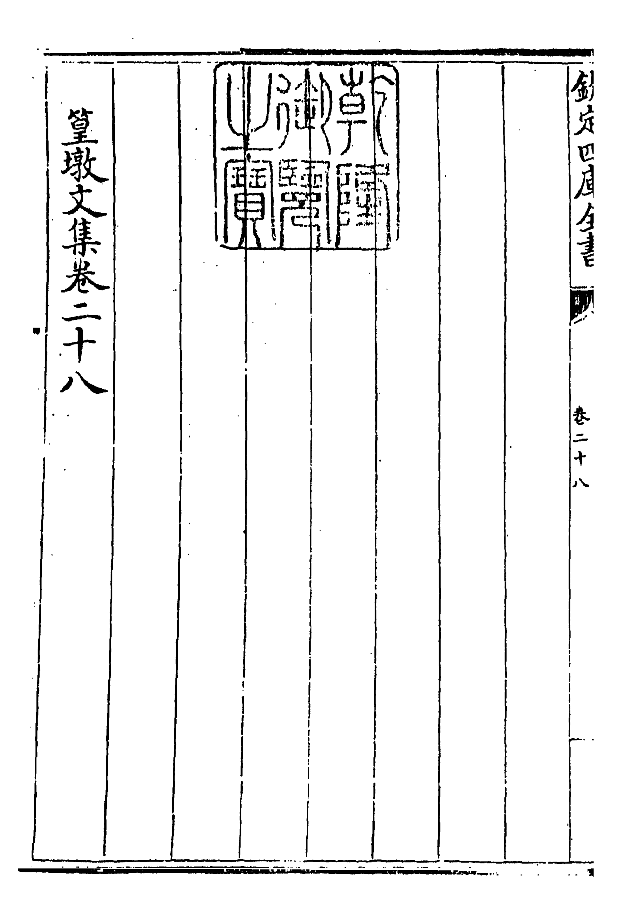
昔我兩夫子倡此道於河洛閭門牆之士比於鄒魯盖自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蔡三傳得南軒張子而東萊吕氏自滎公以來世受程學一時及門者與河洛相望若吾邑竹洲先生吴文肅公其一人焉先生初在太學即有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也龍川陳公稼軒辛公咸奇其人而友之先生盖不以自足又與止齋

陳公水心葉公石湖范公上下其議論而參請於東萊為歸宿遂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官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既終更南軒薦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之强孟子之勇三章為贈又以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脉也先生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朝廷大事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軒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真不易得然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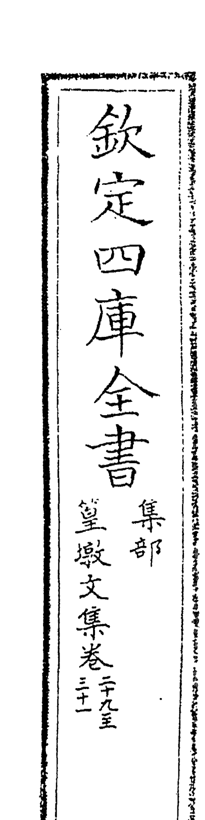
晚見知孝宗寖鄉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為崇道祠官以歸築室縣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於南軒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而左右私淑若先生輩實與有力焉先生既沒曾孫資深始裒其遺文為二十卷上之得易名之典兵燹數更板刻亡矣今十世孫雷亨始取家藏本嗣刻之俾其從子俊來屬為之序走觀其間彙次欠審恐不足以盡先生之大致因重加校訂以授俊而序之曰嗚呼

是豈可以才人韻士之作例視之哉本之嚴正之資濟之明碩之學故其見於言者皆民彛物則之餘而無枉已徇人之意蓋其所得於先正者粹且深矣先生之道既不獲行於時地遠位下又不獲登名史册獨其往返之札稱許之詞見於考亭諸書者昭如日星不可掩也四方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所存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使河洛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為空言於天下則如先生之文亦何可少哉雖然今去宋遠矣文

章道德之士與先生相後先者計多有之而不得如先生有賢嗣人引其遺響於無窮不又可慨也哉走程氏遠裔幸與先生皆出文公之邦而於斯文獲與討論之役不揣蕪陋僣書其事以諗觀者如此先生初名侮字益恭以避國諱更名僘世居休寧上山其兄俯字益章仕至國學録亦有文一卷附其後云



篁墩文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二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序

新安文獻志序

新安在國朝為畿輔踞大鄣山之麓地勢斗絶視他郡獨高昔人測之謂其地平視天目尖而水之出婺源者西下為鄱湖出休寧者東下為浙江其山川雄深若此秦漢以來多列仙意猶不足當之於是我開府忠壯公

及越國汪公前後以布衣起義旅坐全其土地民人於禍亂沒而為神千餘年不替益靈迨中世則休寧之程北徙洛而得兩夫子婺源之朱南徙閩而得文公嗣孔孟之統而開絕學於無窮其人物卓偉若此一時名公碩儒與夫節孝材武遺老貞媛之屬文煥乎簡編行播乎州里而紀載之書散出無統有志於稽古尚賢者蓋屢屬意焉然或自秘而失於兵燹或據所見而為之詳畧讀者不能無憾也齋居之暇竊不自揆發先世之所

藏捜别集之所録而友人汪英黄莆王宗植暨宗姪隠充亦各以其所有者來餽參伍相乗詮擇考訂為甲集六十卷以載其言乙集四十卷以列其行盖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嗚呼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備孔子説二代之禮而歎杞宋之難徵則生於其地而弗究心於一鄉之文獻非大闕與凡吾黨之士撫先正之嘉言懿行萃於此發髙山景行之思而日從事乎身心由一家以達四海使言與行符華與實稱文章徳業無愧

前聞又進而誦法程朱氏以上窺鄒魯庶幾新安之山川所以炳靈毓秀者不徒重一鄉將可以名天下不徒榮一時或可以垂後世而此編亦不為無用之空言也哉

重恩堂詩序

古之賢者受賜於其君必有所志以昭不忘其意以謂吾之所為盡心於職者臣道爾上之人顧以為功而嘉賚之其何德以堪於是退而銘諸器物或號其室堂使

後之人嗣其志以圖報稱非欲誇世而已一時君子聞而詠歌之則亦以其事也繫勸懲焉亦非欲侈其榮而私其所厚者也予讀濟南李公重恩堂之卷為之歛袵李公起國學知慶都縣不一歲徙龍陽有捄荒活民之勣又治隄以捍患紓財以濟公戢過兵之譁者以保境事章章播人口以薦得旌異受敕階文林郎封贈其考妣若室進同知常德府事政益修施益溥中一署長沙府事嘗督民兵與靖寇辰沅總餫武岡諸州餉足而民

不困監造上供幣費省而事給復以薦得旌異受誥進奉政大夫加恩其考妣若室盖民之望公方深而公去有决志矣里居之暇爰作堂奉綸命題曰重恩以不忘上之明賜焉跡其所以圖報之心殆未始取足於是而復以望其後之人也豈非賢哉今之令一邑佐一郡號循良者固不謂無其人然僅僅自保求不失其禄數其名者則已難矣進而被旌異之典荷汪濊之恩至一再又獲引去俾民有遺思而不能忘若李公詎非千百之

十一哉公之心雖不以誇世而芳聲茂實自不可掩宜諸君子有作使賢者勸不及者懲而加勉焉至於盈視而傾聽如此也公有六子皆克家次子宗仁舉進士甲科歷監察御史直亮有名而與時忤謫徽之績溪復以卓異聞值更化初起知宣城進知徽州府事未三歲行臺者兩旌異之蓋名堂之意所望於其後之人者益驗綸命三錫金緋在躬則詩人之詠歌益盛而堂名益顯觀風者有采焉昭聖明待下之恩表循良世濟之美比

隆西京而陋近代豈直一家之榮而已走不佞歸耕之明歲太守公適來胥會之頃出卷相示俾有所述不敢讓則著其大者如右而并論其世云

休寧志序

安城歐陽君以成化辛丑冬來知休寧縣事明年春以縣志為屬會予服闋將還朝久弗克成也乙巳秋掇拾而成焉蓋書之為圖者一為志者十有八文之附者十有六詩之附者四總之為卷三十有八君得之又大加

蒐輯而校刻之刻成以監察御史名故書雖就緒而其間字之譌者未整也乃復以摹本來俾有所是正而後印布焉戊申冬予以斥歸田君亦出按於蜀庚戌秋則又以書抵予與繼知縣事中山張君請卒其事值予病中不能執筆明年夏疾少間而張君復有臺憲之徵始克繙繹舊本則知張君嘗以其暇日重加校閱可傳矣乃爲之序曰古者地里有圖有志盖周官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掌而道以詔王者非徒以飾吏事廣人之見

聞而已計田賦而知公斂之厚薄因物產而知民生之豐儉察官迹而知吏治之得失按人物而知士習之浮正俗尚之澆漓其於政乎繫焉若此其大且要也休寧徽屬縣之一其境據鄣山之麓而浙源之水出焉在前代為郡治又嘗析其境為縣者三曰黎陽歸德婺源自後郡徙治歙而省黎陽歸德來入則是縣也故郡境也且民風土俗見於朱子所記新安道院者今二百年道化之所漸其人當益醇更代以來徽為畿郡被聖治之

澤最久且先其俗當益美則所謂圖志者可取足故常
而漫弗之省哉然予於是竊有感焉自丑抵亥十有一
年矣歐陽君之惠政如昨日而張君當績成就名之際
取是編而繼圖之俾無遺憾則天下之事無巨細緩急
類不易成如此顧以病夫退士於賢令君何能為役而
獲挂其名於圖牒之上分尺寸之功焉獨非幸與歐陽
君名旦字于相辛丑進士張君名錞字汝器甲辰進士
是為序

城北查氏族譜序

休寧邑中所居大姓以十數查氏其一焉其先曰長史昌者南唐時居歙篁墩生工部尚書宣公文徽遷休寧瑞芝之坊遂大顯江左尚書生五子曰宋殿中侍御史元方生龍圖閣待制道子孫再遷泰之海陵曰元規生秘書少監陶陶生職方郎中兼權中書舍人拱之葬縣北朱紫巷則今查氏所從出也拱之傳十三世至惟聰當元季為一鄉之望學士風林朱先生亟稱之惟聰生三

子曰德軒怡軒介軒皆以材傑能殖其有家為肖子一女適萬安汪德玄遂及事我高廟於龍興初保捍其井里而德軒子繼祖從學汪克寛先生號藏容以殷碩長區賦繼祖生允中洪武間起太學歷官兩淮運判有能聲介軒亦嘗一徵覲京師不樂進取蓋嘗有志續先世之譜而未竟也介軒子招祖生道蔭道蔭生思靜最名有齒德中以介直為耆宿人敬服之其子以華始取宋開禧元至正二譜大考其承傳之緒遷徙之由與其內

外履歷之詳葺成巨編奉以請予序予於以華往還甚捻且愛其簡厚誠慤而御族之有道也則告之曰夫譜有本有文皆不可闕者蓋凡所以别親疎序昭穆謹先祠祖域之守以增夫衣冠閥閲之輝者文也而行則其本焉然行豈待於外求而後得哉考查氏之先若龍圖母病冬寒思鱖羹不得泣禱於河鑿氷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母疾遂瘳其孝如此尚書聞人之困乏雖不識必濟坐貧不悔而龍圖當赴試時假貸三萬錢道中值

故人有母及兄之喪不能舉將鬻女以襄事即傾槖與之罷不就試其義如此秘書與龍圖極友愛士族流離者聚食常數百人得任子恩以與族人無親疎之間其厚如此夫孝義忠厚士行之常宜無難焉者然自途人可以至堯舜推一身可以準四海即凡民可以通神明皆不出是而世常忽之以求甚高難繼之節或輕之而有取於富貴利達之人斯愚之甚矣予觀查氏譜得其先烈為之斂衽焉故輙書其端俾其子孫者思自立以

圖無愧於祖德庶有光於斯譜且不負以華君尊祖敬宗收族之心將益衍益盛流聲實於四方非特名一邑而已否則為彌文取觀美豈故家文獻敦本力善者之所欲哉

應詔揮毫詩序

惟我憲廟以天縱之資篤意經史凡稽古禮文之事必遴選儒臣討論刊定而於燕閒之餘游心釋典雖考閱繕寫之責亦不輕畀迺一時供奉之臣仰副淵衷多克

以材藝自見者若今僧録左善世皚東白亦其一人焉東白世居蘇之嘉定以儒名家其從父當宣德間仕為刑部郎中郎中之弟實生東白東白之生也不樂葷娶因從釋留光寺景泰中入京禮右講經古儀縉公為師而縉則左善世玉碉清公高足内典之學具有家法然東白猶以為未足復從游駕部東海張君汝弼授儒書攻古律詩學楷行書法業日以進同行者率自以為不及成化初被選入大内漢經館書文光禄給饌凡朝廷

有禳禬禱祈之舉東白必與焉丁酉歲晏上閱法華經而說之命近臣下經館擇能書者近臣悉以其名上御筆獨標定暟第一人命率衆書法華經又奉詔書金光明最勝王經朞年事竣授階左覺義兼主香山永安寺仍在經館被賞賚甚厚癸卯進左善世弘治初罷寫經尋復名入供奉如故而其高足左覺義鏠振感代主香山則來請曰吾師被遇先朝在內經館幾二十年中朝縉紳不鄙與吾師還往自東海而後若今庶子匏菴吳

君原博諸公每每有詩相贈遺集以成卷將題曰應詔
揮毫而虛其首願得一言序之惟古釋之以詞翰名者
若陳智永唐懷素輩蓋非獨出其儕行雖號儒生者或
歉於斯殆其志專而業精故也夫歉不歉未暇論乃若
其徒在後世有所遇以克成名於一時者亦固難其人
焉則東白之所遇斯不謂之隆哉諸公之詩雖以為東
白而作然本經幃之餘力以及梵典而用人集事至於
無一材一藝之遺則先帝之霈恩餘澤在人者其何可

忘哉東白號梅樂又號游幻道人奉清公居都城北隆福寺予每過之必觴詠竟日恒愛其豪放有藏真之風而又好儒書達世務議論侃侃不落人下凡釋政多取決盖方外之偉人騷壇之佳友視世之嵬瑣者殆不足道也

毅齋熊公夫婦輓詩序

輓詩之作昉於中古而莫盛於近代盖有不待其人之相知及其人有可悼可慕之實與否或請為之或代為

之請至以所得之多寡矜孝心之厚薄以是知天下之事無鉅細未有久而不至於甚可歎者豈獨輓詩哉若發齋熊公夫婦輓詩一帙則不然蓋發齋之子實甫為令於歙有子諒豈弟之政子視其民故歙之人頌其政而不已上及其親皆誠之所孚非有出於請焉應之者也嗚呼是亦可謂僅見者矣發齋之葬也吾友太史張君廷祥實誌之張君以正學聞天下慎許可其稱發齋諱楷字爾機世居豐城其先有世基世琦兄弟蓋嘗受

學朱子曾大父曰荆陽處士大父曰樂泉君父曰植桂翁咸世其業而毅齋克承之早孤有志以孝友敬義聞其鄉又得聶蔣二孺人繼為之配内外肅雍成諸子以植有家至於今茲蓋誌云爾嗚呼是亦足以傳矣而又何假乎輓詩之作耶雖然述德以詒後者莫如誌風德以感人者莫如詩詩之體有風有頌頌毅齋以風人之父頌聶蔣二孺人以風人之母頌實甫之克肖以風人之子而因以感夫他之為令者則是詩也雖出於一邑

之人與一時寓公之賢者音調體裁不能皆一然要之則未為無補於風教而實甫之政為有本益於此乎徵焉是豈湛而可數者哉實甫通經學古起鄉進士以清簡為政確乎有守淵乎有見不求赫赫之名殆昔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雖目之為古儒吏可也行臺憲臣特請旌異於朝蓋繼此而敭齋夫婦當受綸命膺顯爵以貢於九京又不但下之人風頌之而已然予聞之子之於親也永懷其德而莫可與言報者則惟欲顯

其名於罔極焉爾上之人知其然故於臣之有勳庸者不特禄其身必貤之恩體之至也下之人於長人者之有惠利於我也亦不特頌其身必推其先之人愛之深也秉彞之心上下攸同自不能已者如此傳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聖師之言不可誣也然則讀是詩者尚知此乎儒學生汪祚從予游奉其帙來請吾是以序之

歙江村江氏族譜序

江村在歙西北江氏世居之故因以姓其地歲久族蕃有耆而文者曰思尚君始倡族人續其譜請予序盖十年矣未有以應也暨予還山恒抱疾不能親筆札之事然君每辱過必以序請久而不斁會予疾少間乃克繙閲一周而書之曰江氏之族可謂盛矣自伯益之裔玄仲受封於江其爵子見於春秋曰江人後并於楚廢為濟陽郡即今陳留考城圉城地其顯於漢曰轑陽侯喜顯於晉曰散騎常侍統統與其從子侍中逌之後並從

晉東渡居山陰統六子其顯者郡功曹儼國子祭酒彨彨三世生宋太子洗馬億吏部尚書湛侍郎智深湛死凶劭之難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以子恁為駙馬都尉智深以女孫后贈金紫光祿大夫億生法成法成生子一子四子五並以梁將死侯景之難子一贈侍中謚曰襄子四贈黄門侍郎謚曰毅子五贈中書侍郎謚曰烈儼再世生左衛將軍淹封醴陵侯謚曰憲恁生齊秘書監斅贈太常謚曰敬斅生四子其顯者秘書郎蒨驃

騎諮議參軍祿舊贈光祿大夫謚曰肅生陳孝子紑紑
生隋上開府總盖濟陽之江名見史者凡十人計其爵
祿榮名實與六朝相終始而江村之江則出億長子法
存之後法存生建徳令道興始别居清溪道興生護軍
将軍世源又以仕閩化家於衢世源傳十有一世生唐
衢州節度同討擊使中軒中軒再生第十軍事押衙仁
揆仁揆生吳越侍御史景房即世所傳有沉籍之功者
景房生宋兵部侍郎用晦都官郎中用缶職方員外用

主大理寺丞用之分甲乙丙丁四房其胄彌盛而江氏遂望於三衢矣用晦三世孫基以贅居番陽傳五世生丞相萬里國亡死節贈太師追封益國公謚文忠用缶生鎬鎔鎔生枚枚生汝剛仕為歙州倅卒葬雲嵐橋因家焉子培生嶧屼岩而屼則思尚之所自出者也鎬生揖揖生汝言汝奭汝奭九世生司經局正字秉心仕於國初終襄府紀善汝言九世生監察御史弘濟與予同舉成化丙戌進士嘗為言三衢諸江之詳蓋自魏晉唐

宋以來家牒具存而廸功郎仲長泉州倅師心兩譜則稡甲乙丙丁四房而一之者請予校刻不果若思尚此編則雖惓惓於本宗實欲合衢歙兩房而一之者其心可謂厚而其力可謂健矣嗚呼大家巨族之所貴乎譜者豈徒矜閥閱聯昭穆紀其名與字而已哉固將曰亢宗紹德之為難爾考江氏之先而論其世盖有危身之忠有顯親之孝有戡亂之武有華國之文有利人之功有惠民之政其巍然可仰凛然可畏者非獨可以儀其

家實足以憲來世況肇之有原承之有緒而丘壠如故文獻昭然者乎不求所以紹祖風而亢其宗以自立於吉人君子之域則閥閱雖美昭穆雖盛亦何有於譜哉思尚之弟昌方以鄉進士知攸縣其族人之服章縫而業詩書隱林壑而篤行義者往往不絕矧譜書既修則宗盟益厚廣孝敬崇禮讓而不伍於流俗使江村之派與三衢相望不替而益隆則庶幾此譜之足貴而思尚君尊祖敬宗睦族之心力亦於是乎為不負矣江氏舊

譜序記之文若吾宗老宋徽猷待制北山先生元翰林修撰張公子長及我朝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輩皆一時名筆而予之謭才末學乃踵為之其何足以副仁人孝子之心而為斯譜之重也哉

篁墩録序

程之先聚居歙篁墩有遠祖晉太守府君及陳將軍忠壯公之賜第廟食存焉然莫知墩之所以名者間考之家譜云墩本以産竹得名至黄巢之亂所過無噍類惟

土名黄者斂兵不犯當時居人因更篁為黄以兾免於荼毒習稱至今走閲之而心動以為是不可但已因請於先尚書襄毅公而復之又告於當世搢紳君子而得記賦銘詩若干篇嗚呼名實之不相副久矣以吾墩論之則篁其名而性可以耐歲寒節可以比君子者其實也巢賊之亂吾竹之名可汚而吾竹之所以為實者孰能為之加損哉彼槿蘺棘圃而盜夫伊周孔孟之美名固士之恥也是則君子一惟務實之可貴而名之汙隆

曷計焉然名之汙者有時而見雪於君子豈非天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耶若吾墩是已雖然事必久而論
定又必得君子之言而後足以取驗於人使當巢賊肆
虐傷人害物之時吾人或難之曰是不當汙墩之名則
固異於孔子危行言遜之旨亦安能弭夫亂臣賊子之
不致人於虀粉哉然則諸君子之言雖假寵程氏而所
以抑邪與正者豈直一丘一壑之幸耶因命工人梓以
告我族人使為士而學為農而耕者知徇名責實之可

畏而無忘於君子之公議庶幾比德於竹為此墩之幸民豈徒譊譊然與彼沙蟲鬼蜮輩校得失於一旦哉

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葢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於上曰天文見於下曰人文見於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

可辨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鬯條達見於治則民格著於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為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岐而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為文而別於經術昉此日寖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略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為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

賦更迭取士其遠於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於斯世則亦安能盡刋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為説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為毛董而不為鄒枚為韓李而不為燕許為歐曾而不為楊劉為陶杜而不為徐庾温李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求不倍於孔門而後可乎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公先生先生是其言以為知道然走實不

足與於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士蔣君晃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為若干卷間奉以視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歎曰何其養之深而出之霈然一至此哉先生嘗為走言世之作文者類喜煆煉為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或剽竊以為功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於世無補於世縱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

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於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於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於兩間作楷模於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揮遠之而以為羞道

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若先生豈多得哉先生名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望猶未滿焉然則天下後世求以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輔行亦不可少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與僚寀之末故因晃與敦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為文者如此

公餘愛日詩序

高邑李公相儒以進士甲科廷授徽州府推官三年儁爽之資介特之操明決之才見重於僚寀下孚於吏民而上達於部使者久矣然公有父年八十餘無恙在堂每言及之則悵然興懷或至泣下見者咸以為若李公者真孝人歟府學訓導進賢艾君英實公之子師請諸搢紳大夫詩若干卷以相贈而題曰公餘愛日者本公志也不鄙來休寧山中請序其首顧不佞以多疾不能

應酬諸文字獨於李公喜為之執筆焉憶當天順初先少保襄毅公以都憲之節東廵視師錦州識李公於童子中選入衛學且戒其守將俾善遇之曰此遠大之器也盖於今三十年而李公果以經術致身為時聞人且得晤語於山鄉叙疇昔又因以知其孝之感人若此而先公不及見矣嗚呼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揚子以愛日為孝夫孝百行之本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撫衆則慈以之處友則睦以之莅官則敬以之治獄則

平古之人善推其所為而有孳孳不已之義者豈不以此哉宜諸君子於李公之事歆動之詠歌之而不能已耶竊聞之李氏世居真定高邑自公曾大父伯居中徙遼東錦州生子榮早逝而其配梁氏以節聞梁之子克明則公之父也雖當播遷之餘惇本力善所蓄甚厚且久故於公乎發之而公又能奉其先訓以底今日旌異之典臺憲之擢不日有焉吾知其嚴君之心益恬體益康壽益增獲貤封之恩以昭其子之孝也益大所謂公

餘愛日之詩宜隨所處而益富豈直此而已然此其發軔也是不可以無序

靜軒序

人之為德也靜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動故求入德者學必自靜始夫靜則心恬而不競志定而不惑神安而不躁以一身應萬變有所恃而不外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是知動者靜之隨靜者動之基也苟役其心於遠外而置

其身於棼糾龎錯之塲方且舞其智力與世之人角一日之勝以逞則雖語之靜而能識其為何説者寡矣歙雙橋鄭氏有恒性其名存良其字者以重厚聞其鄉予嘗過之而悲其世風焉盖其先有令君之仁有貞白公之廉有師山待制之節鄉人誦而傳之類皆自靜學得之至存良君席先世之烈益讀書知大義奉其父士賢處士甚孝與其弟袁州倅守道甚友教養其五子昌澤禄育冠甚力又遣禄為儒學生嗣其文獻之傳而君方

以尚質好禮周貧睦隣之為務見鄉族人厭靜喜動而有所未慊於中也復以靜題其軒端居以自怡而春秋則六十矣八月十九日其懸弧之辰子壻汪椿氏求予文以壽君峻辭不獲則序而告之曰聖門示教不出動靜二者然謂智者樂水而以動屬之動不失正動斯樂矣謂仁者樂山而以靜屬之靜而有養靜斯壽矣存良君知靜之好而世故莫能攖其心將嗣是以往心恬而志定志定而神安可以膺不騫之壽享無競之樂使鄉

族之人見者易其行聞者企其德遂以為一鄉之彥一徽之耆俊而播嘉譽於四方遺茂實於子孫豈非靜德之所致哉予屏居山中疾疢相仍近方獲愈異他日杖藜躡屩訪君雙橋之上登君之軒相與問靜之説君儒者當有以告我夫豈若老氏之玄默釋氏之空寂而遂至於嗒然者哉

紫陽紀別詩序

新城李公宗仁受命守新安之明年予獲覲其尊府常

德同守公所得制誥二通盖旌異之典也而吾徽之人

愛戴今太守公者亦不啻湖湘之人為之嘉歎不已曰

有父如此宜其有若子耶又明年同守公之次子宗德

自國學需次來省太守公於郡齋居數月驩如也而宗

德喜問學負才器持之以不矜識者盖策其遠大而知

其得諸父兄師友者固如此也同守公以今歲壽躋八

十無恙在堂而宗德不能久於遠外乃束裝東歸歙學

教諭宋君昉司訓涂君耿繪紫陽紀别圖合能言者賦

詩餞之而遣諸生呂佐程永延來請序予不佞退耕於新安之野太守公慰藉之甚勤有知已之辱焉故宗德過山中言欵彌日亦不予棄也然則贈言之道雖不敢藹於仁者亦豈能默然自已哉夫有所贈人以言亦必有所擇於其言擇於其言豈能外仁之一語哉夫孝弟行仁之始也諸君亦知夫宗德之平日所為致力者乎方趨於功名之會而篤塤篪之雅以來者弟道也未厭乎臨觀之樂而急綵侍之養以去者子道也一去來之

間倫理繫焉宜諸君之扳留不得而形諸毫素播之聲詩有以也夫豈特出於敬兄之心而已古語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言家國一道也士君子抱體用之學者宜亦不出此矣然則宗德異日捷高科躋美仕與太守公競爽於盛時以增喬梓之輝於家乘豈有他哉亦推其所為而已紫陽山在新安城南歙溪上以朱子益名於天下凡禮送行者必載酒具麓覽觀勝蹟上懷古人足以脫塵氛振遺響發志士之

氣然則宗徳行李之暇撫景而吟諷其一二將不南望悠然有慨於中曰此吾兄之所治者此吾兄之仁政所漸被而及於我者也將益勉於進修以紫陽夫子為師而求無愧於洙泗之邦人則吾人之所為贈言者有責善之道焉亦不特惜光景叙離合而已

湖上青山詩序

中世以來大道隱而人慾滋士之高者或汲汲乎貪生其卑者乃戚戚於身後死生之際盖不足齒於是有幽

貞之士出其間服韋茹素終其身不褻其所有於已者視死生為旦暮全而歸之不私其所受於天者若晉陶淵明自為輓詞唐司空表聖預作塚棺歌飲其中而宋林君復亦有湖上青山之句其迹若奇其人若達然高風遠韻流傳至今殆庶乎古之所謂逸民者豈常情之可識哉越之山陰有隱君王晉菴和甫當正統甲子之歲放遊鑑湖上得佳境於亭山朱家墺之原布席而偃卧其地曰樂哉斯邱命其子鑌之曰死必葬於是仍用

和靖詩語題諸墓曰湖上青山小子識之明年隱君卒奉以窆焉鄉人士多詠歌之者後四十餘年中子侍御君明仲舉進士入官於朝得貤恩贈隱君文林郎監察御史所謂湖上青山者煒然有光矣既又請於縉紳續書其事凡得若干篇而吾友定山莊君孔陽序之侍御君恐久而散軼因刻梓以傳值方奉詔董學政於南畿行部至新安復以序見屬焉嗚呼聖賢遠矣其學百出而有所成以自見者蓋不能盡同要之其生也不以外

物動其心而死不失正焉固士之難得者與隱君之少也以父疾而輟舉子業存致養沒致禮斷鄉曲之訟而斥愧金不孝者見之改行而餘慶足以成其子其所學固善而所養不亦充乎原其始而不貪生以自愚要其終而不畏死以自訹有以哉淵明表聖之節偉矣君復生侈靡之鄉操可以富貴之具乃退然與寒梅野鶴自放於湖山而求和答於樵人牧子以為樂其人品高潔宜為一時諸公所敬屈而況學聖賢之學者哉隱君系

出侍郎凝之書得永和家法更喜吟詠而獨愛君復之詩其所成者計將由是而與表聖淵明神交百代之上用以愧夫沉酣世網詩道以濟其慾者則夫幽貞之士世豈可少而此詩豈可以無傳哉雖然湖上青山固隱君之身所託以存者侍御君清才碩學歴官有聲不愧瑯琊世胄而後此所立益遠且大是又隱君之心所託以傳者故誦其詩尚論其世為羣玉之先驅焉

絃歌清政詩序

學古入官者令必以絃歌為首事然其流或至於上迂而下玩何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其所謂道非特不事事而已德有剛柔政有弛張故禮嚴而泰樂和而節使為善者感其恩而不善者服其威其為易使一也中古以來乃誤以柔弛為德政而不復事事其不底於迂且玩者幾希歙在徽為鉅邑且附郭兵民雜居事劇而訟繁令於是者往往號難理劍江熊君實甫居三年有治行行臺薦之朝予嘗聞諸歙人曰熊令

君慈祥視百姓如子然其用法嚴予心識之曰是服其威而憚於不善者也或曰熊令君悪乎嚴其為人純然儒者事審而後决予心識之曰是感其惠而樂於善者也有志於學道而愛人者君非其人歟是豈曰德政德政莫知其流於迂者歟徽郡儒學生汪祚從予游則以告曰熊君將入覲我歙之人頌之不已播諸篇章題曰絃歌清政乞先之一言則以復曰絃歌清政不可尚已世之以德政藉口者雖流之迂然其政也恒寛寛直事

之不集耳民固無損也一切以德政為不可恃視民為
龍蛇而起圖之故其政也恒猛猛則不勞而事辦若可
喜然然民則有不堪命者矣上求於武城之政以為師
以剛濟柔弛張合宜而不敢私焉若熊君豈非令之克
持者哉熊君治歙事多不能紀其平大獄於累歲不決
之餘者一二尤嘖嘖在人口可書也然君治劇而不衒
其才律己而不矜其廉惠人而不有其功君子人也入
覲之際其功與名必顯然以章勃然以興雖欲自晦不

可得也諸君子之詩頌之無愧詞期其來而有企其圖終之心殆出於學道而易使者之緒餘固應爾邪學道易使而以德政為可玩者未之有也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先正之所以論吾人者可徵也是不可不序之而使其有傳焉

松蘿山遊詩序

松蘿山在吾休寧縣北十五里號幽勝予十年前嘗一遊焉每以為未愜曁南還值抱病連歲不克往弘治壬

子春銳作一行而雨連月亦不敢必也莫春廿一日忽霽天氣清和人意甚適乃以詩約縣庠司訓黄倫汝燮鄉進士張旭廷曙而同遊者五人陳榮天爵詹貴存中胡昭静夫及族人正思用禮天錫敬之侍行者三人弟敏亨及子壎姪塏也或馬或輿聯翩出松蘿門而東折北過石羊干崇岡複壠麥香襲人桐花盛開如雪而紅紫則不可得見矣行七八里松蘿水一脉演迤南出兩山夾峙盤迴斗折入益深境益竒每一折即古松盤踞

怪石錯立飛泉淙水禽交蔚有殊意疑所謂蘭亭武夷者正復如此而已行又七八里抵山麓古佛菴在焉與客小憇解衣登山引矚四望聯峰屬巘杳莫知其所窮第聞樵斧聲丁丁與磵谷相應而畊者漁者隱顯出沒於煙雲虛落間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掘筍作茶供聯句一章還飲小閣心曠神洽如有所得而忘其登陟之勞酒半限韻各一章興發而別有所出者不禁已而夕陽冉冉過山背汪氏亭子適

當路中復邀飲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或否亦各取適而已惟汝夔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昔羊太傅鎮襄陽病不得謝每至峴山至於泣下然有所如往賓佐皆從笳鼓載道貴而好遊者也柳柳州在謫籍搜抉巖藪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謂皆大半不遇之人困而好遊者也予不佞挾册入官所典者冷局得早休自適無羊公之顯且絀吏議荷天子恩不加竄殛而遊不出其鄉所與遊多一時寓公里族之賢者子弟

相從為樂孔嘉無栁州之困則斯遊也亦不可不自幸也雖然子朱子平生好佳山水嘗請納官於朝願為白鹿洞主領泉石是豈直遊而已哉遠眺望以玩心於高明法仁知以適情於壽樂皆自山水發之則吾之遊也方自此始觀者無誚其荒於嬉而不足與進於聖門也哉遊之明日書倡和詩為一卷序而藏之

送汪承之序

新安郡學生汪祚承之從子講學南山精舍其資蓋可

進於道者將赴秋試南京壎子與之聯研席相好請一言道其行予因取案上一卷書謂之曰此予所輯道一之編也子嘗誦習之矣然則吾之告子庸能出乎是哉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入道之方也譬之人焉非有基宇則無所容其身終之為佃傭而已德性者人之基宇乎基宇完矣器用弗備則雖日租於人而不能給且非已有也問學者人之器用乎盖尊德性者居敬之事道問學者窮理之功交養而互發廢一不可也然有緩

急先後之序焉故朱子曰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然道問學亦不可不力其立言示法所當審矣中世以來學者動以象山藉口置尊德性不論而汲汲乎道問學亦不知古之人所謂問學之道者何也或事文藝而流於雜或專訓詁而入於陋曰我之道問學如此孰知紫陽文公之所謂問學者哉尊德性而不以問學輔之則空虛之談道問學而不以德性主之則口耳之習茲二者皆非也噫其弊也久矣此吾所以拳拳於學者而犯不

韙之罪於天下不得而辭者歟子輩勉之庶幾吾紫陽
文公之道所望於後學者將不淪胥以斁而莫之振也
壎子曰祚也將上其藝於有司大人以是發之何如予
曰小子烏足以知之道固無往而不在也象山於白鹿
洞開講之言曰名儒巨公多出科舉要之其志之所向
則有與聖賢背馳者矣誠能深思利欲之習怛焉痛心
而專志乎義因是而進於場屋之文必能道其平日之
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

其事心乎國而不為身計豈得不謂之君子乎我紫陽文公深取其義刻之書院以示來者斯豈非今之學子所當從事者哉於是祚起謝曰先正所謂道問學而發其所蘊不詭於聖人者正惟尊德性為之本耳謹受教而行於是乎叙

篁墩文集卷二十九